

天 下

TIANXIA ZHI
JIANGMEN SHUNU

之将门庶女
①

偏方方 著

我是傻，傻到喜欢上敌人的女儿，傻到为了她连命也不要，傻到明知不可能却非要逆天而行。
可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我就是这样爱她啊！

之将门庶女

偏方方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下之将门庶女 / 偏方方著. --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 2016. 8

ISBN 978-7-5552-4003-7

I. ①天… II. ①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3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06223号

书 名 天下之将门庶女

著 者 偏方方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选题策划 孙红彦

封面设计 小 贾

版式设计 孙顾芳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48

字 数 595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003-7

定 价 79.80元(全三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

之将门庶女

天

目录「上」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初遇美男 11 |
| 第二章 | 谋杀清白 125 |
| 第三章 | 神的诅咒 147 |
| 第四章 | 情敌出现 172 |
| 第五章 | 靖王纠缠 197 |
| 第六章 | 庄园谋杀 1123 |
| 第七章 | 蛇打七寸 1148 |
| 第八章 | 神秘来人 1173 |
| 第九章 | 惊人身世 1195 |
| 第十章 | 夜半惊魂 1222 |



之将门庶女

天

目录
〔中〕

- 第十一章 寺庙遇险 1251
- 第十二章 春宫妙计 1277
- 第十三章 鸿门宴会 1302
- 第十四章 将计就计 1328
- 第十五章 一箭双雕 1354
- 第十六章 龙凤双胎 1380
- 第十七章 食日之祸 1405
- 第十八章 祭司碧洛 1431
- 第十九章 母女相见 1456
- 第二十章 北上洛邑 1478



之将门庶女

天衣

目录「下」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一章 | 反目成仇 1505 |
| 第二十二章 | 收服北齐 1532 |
| 第二十三章 | 算计太后 1559 |
| 第二十四章 | 兵符之祸 1586 |
| 第二十五章 | 拜堂成亲 1614 |
| 第二十六章 | 初到大周 1643 |
| 第二十七章 | 前世今生 1666 |
| 第二十八章 | 德妃之计 1695 |
| 第二十九章 | 梳洗之刑 1715 |
| 第三十章 | 又见故人 1742 |





第十一章 寺庙遇险

“拓哥哥！”

恬郡主雀跃地从另一艘船上跳了过来，但当她掀开船舱时，笑容瞬间僵硬了。

她看到了什么？一名女子趴在慕容拓的身上，而慕容拓一手环住她的腰，一手扣住她的头……

她的脸唰的一下就白了，跺脚道：“拓哥哥！你……你们在干什么？”

此时，慕容锦也掀了帘子进来，撞见这一幕，波光潋滟的眸子里划过一丝极强的惊诧。

慕容拓没工夫管谁闯了进来，又看到了什么，只蹙眉问向桑玥：“没事吧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”

桑玥摇摇头，面颊微微有些泛红。

慕容拓难得看到桑玥害羞的一面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庄子里那晚，她娇憨可爱踢着被子的模样，嘴角扬起了一个怎么压也压不住的弧度。他将桑玥扶了起来，看向慕容锦与恬郡主，面色清冷了许多：“大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”

桑玥心底的尴尬无以复加，慢慢转过身来，行了一礼：“见过慕容世子，见过恬郡主。”

“是你？”慕容锦和恬郡主异口同声。

慕容锦辉光流动的眸子里闪过一丝暗沉，半晌轻声道：“我和恬儿在游湖，远远地瞧见你的船只，便过来了，谁料船夫用力过猛，竟是撞上了。”

“拓哥哥！”恬郡主上前握住慕容拓的胳膊，贝齿紧咬着红唇，眸子里泪花闪烁。

桑玥一看见恬郡主的表情就知道她误会了，给慕容拓使了个眼色，快解释啊！

慕容拓抽回胳膊，双手插抱胸前，为什么要解释？

桑玥瞪了他一眼，你成心毁我名节？

慕容拓挑眉一笑，我也搭上了自己的名节。

桑玥算是明白了，慕容拓不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也想拉她下水。她不就是扒了他的上衣将他扔进了护城河吗？他倒是心心念念一刻也没忘记报仇。一念至此，原本因为韩玲萱一事对慕容拓滋生的些许谢意，瞬间荡然无存。

恬郡主看着慕容拓和桑玥眉来眼去，心里的妒火越烧越旺。

还是慕容锦打破了波谲云诡的气氛，他笑了笑，说：“船身不稳，会摔倒很正常，好在你们并无大碍。”

恬郡主白了桑玥一眼：“我才不信呢！桑小姐你一个闺阁女子，怎么可以这么……”

慕容拓面色一凛，打断她的话：“恬郡主，你不是跟我大哥游湖吗？你们继续！”

恬郡主被慕容拓冷冽的眼神看得手脚发凉，她不明白慕容拓为何会对她这般冷淡，还记得上次，他兴致勃勃地来找她……

“恬郡主，你的骑射技艺很不错啊，我大哥教得很好。”

“难道只有锦哥哥是好老师，我就不是好学生？我敢说，放眼整个南越，定没女子能胜过我！”

“那我跟你打赌，三个月内我一定找个比你厉害的！要是你赢了，我送你一匹汗血宝马！”

汗血宝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能借着练习骑射的机会，天天去摄政王府看他！

那时，他不是这样的！

一定是桑玥，自从拓拓认识她之后，就再不搭理自己了！

恬郡主指甲掐入掌心，压住惊涛骇浪般的妒火，挤出一个甜美的笑：“我们几个可以一起游湖。”

慕容拓面无表情道：“我大哥再过几天就要去洛邑了，你还是多陪陪我大哥吧！”

桑玥心里暗叹，这回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原先她还说与慕容拓并不熟，今日就被恬郡主撞见二人阴差阳错之下的亲昵姿势。她倒是不担心恬郡主会借此来抹黑她的名节，她担心的是，恬郡主对她的误会越来越大，以恬郡主的刁蛮任

性，指不定将来会给她带来什么麻烦。恬郡主是香凝皇后的女儿，看在五姨娘的面子上，她并不愿意与恬郡主为敌。

她微微一笑，道：“人多热闹，一起吧。”

恬郡主抑制住满心的酸涩和愤怒，笑道：“我早闻桑小姐聪颖过人，有个问题想单独请教桑小姐。”

桑玥点头：“正好，我也有话对恬郡主说。”

慕容锦拍了拍慕容拓的肩膀：“拓儿，我们出去吹吹风。”

待慕容拓和慕容锦出了船舱，恬郡主命人合上舱门，脸上的笑容一收，沉声道：“桑小姐，这一次你又作何解释？还矢口否认你与拓哥哥关系匪浅吗？”

桑玥缓缓地吐出一口气，心平气和道：“关系匪浅好像言重了些。”

恬郡主双手紧握成拳：“你私会男子，是否有辱女德？不嫌丢脸吗？”

桑玥淡淡一笑：“那恬郡主呢？你不也是与慕容世子同船而游？”

“你……”恬郡主哑口无言。

桑玥坐下来，给恬郡主倒了杯茶，又给自己倒了一杯：“况且我与慕容公子之间清清白白，并不若你想的那般。”

恬郡主气呼呼地在桑玥对面坐下，双目如炬道：“眼见为实！我看到的还能有假？”

桑玥唇角一勾道：“呵！这话别人说或许我信，从恬郡主的口里讲出来，可就半点说服力都没有。世人皆道‘恬郡主仰慕慕容世子’，但我怎么觉得，恬郡主是打着追求慕容世子的幌子，去接触慕容拓呢？”

突然被说中心事，恬郡主既尴尬又心虚，长长的睫毛颤了颤，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应答。

桑玥晃了晃茶杯，又道：“所以，凡事不能只看表面。而方才慕容公子与我之所以会出现那样的状况，恬郡主你或许才是罪魁祸首。”

恬郡主杏眼圆瞪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桑玥用宽袖盖住那本南越官员的人物传记，道：“我与慕容公子同时站在船舱内，突然船身遭受重击，我们身形不稳，所以摔了下去，至于为何会摔成那般模样，纯属巧合了。慕容公子如果真的与我要做什么，会不吩咐船上的侍卫看紧舱门？”

“你说的是真的？”

桑玥语重心长道：“恬郡主，真正喜欢一个人就要用心去打动他，不是耍小聪明，也不是一味干涉他交朋友的自由。”

恬郡主想要辩驳，话到唇边又落下，换了个问题：“那……你到底喜不喜欢

拓哥哥？”

桑玥觉得自己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这个刁蛮郡主怎么就是三句话不忘将她和慕容拓扯到一块儿去？她叹了口气：“我们只是朋友，你想多了，你要做的是怎么让慕容拓喜欢上你，其他的大可不必放在心上。”

恬郡主并不完全相信她的说辞，她已经被嫉妒冲昏头脑了：“就算你说得对，我会用心让拓哥哥喜欢上我，但是，我依旧不会允许他的身边有太多狂蜂浪蝶！”

狂蜂浪蝶？要不是看在五姨娘和香凝皇后的分上，桑玥真想将她踹下水得了。桑玥淡淡睨了她一眼：“那你尽管试试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，除尽他身边的女人吧！”

恬郡主咬牙：“你既然不喜欢拓哥哥，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近他？你难道不能离他远一点？”

这个郡主魔怔了不成？为什么永远都抓不住重点？桑玥渐渐失了耐心，语气冷了一分：“我说恬郡主，我和谁来往是我的事，你没有权利指手画脚。如果你一定要误会，我也无计可施。”

语毕，桑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书放进了桌子底下的暗格中，起身欲离去，恬郡主叫住了她：“那你对天发誓，说你不会喜欢上拓哥哥，不会和他在一起，我就信你！从此不再为难你！并且，你若看上谁家的王公子弟，我都可以求太后给你指婚。以你一个小小的庶女身份，想要嫁入门当户对的家族做正妻，恐怕颇有难度吧！这些我都可以替你解决！”

桑玥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有人拿亲事逼她！她忽然转身，牵动一阵森森冷冷的风，眸子里的寒刃直直戳入恬郡主的双眼。恬郡主只觉双眼一痛，整个人如坠冰窖，连汗毛都被冻得根根竖起。

她强装镇定：“大胆！谁许了你胆子敢直视本郡主？”

桑玥冷冷一笑：“恬郡主，别总是拿自己的身份去压人，我的亲事自有父母操心。恬郡主还是想想怎么俘获情郎的心吧！至于你要的保证，抱歉，我没有发誓的习惯，无法向你保证。未来的事谁也说得不准，就比如恬郡主你，能保证慕容公子一定会喜欢上你吗？”

“你……”恬郡主气得满脸通红，“敬酒不吃吃罚酒！我上次就警告过你，我对你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。这一次，我试图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但你自己不懂得把握，那么就别指望我会手下留情！”

香凝皇后怎么生了这么个女儿？桑玥实在不愿再与她费话，她把慕容拓当成什么了？她自己的私有物品？

桑玥走出船舱，来到甲板上，慕容拓凭栏而立，微风将他的墨色衣摆吹得翩然起舞。他正与身旁的慕容锦小声谈论着什么，似是听到了桑玥的脚步声，回眸勾起一抹浅笑。

桑玥心里小小地惊艳了一把，真的……是个很俊美的男子啊，难怪恬郡主会为他痴狂成那般模样了。

“唉！虽然我长得比你好看，但你也不能一直盯着吧！”

桑玥脸色一沉，俊美是俊美，就是太自恋了些。她正要说些什么，忽然两道熟悉的身影飘入了她的视线。

慕容拓顺着桑玥注视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一艘两层高的奢华大船缓缓驶过，船身刻着旭日东升的图案，裴家的船？他的眸光自船身缓缓上移，在二楼的甲板上看到了裴浩然和一名金发碧眼的中年男子谈笑风生。

那名男子慕容拓认得，是西洋商人查尔斯，与裴家有生意上的往来，此番来南越一是为了游历山河，二是顺便收购一些新奇的东西。上次定国公府的寿宴，他不就随着裴浩然一起去参加了吗？听说还给滕老夫人送了价值不菲的西洋参。桑玥直勾勾地盯着那边看，到底看的是裴浩然还是查尔斯？

桑玥嘴角勾起一抹浅笑，前世的记忆中，年仅十七岁的桑秋被卖给一名五十岁的异国富商为妻。六姨娘的眼都哭瞎了，散尽毕生钱财，最后只换来桑秋横尸他国的死讯，而那名富商，就是查尔斯！

当时父亲正在临淄打仗，无暇顾及家中事宜，所有人包括她在内，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桑秋被绑上大船。裴浩然试图阻止查尔斯，甚至不惜与查尔斯断了贸易往来、大打出手，结果还是不能改变桑秋的命运。

事后，裴浩然抱着她，无比自责道：“玥儿，都是我的错，要是我最初不跟查尔斯做生意，他就不会有机会认识三妹，也不会被岳母钻了空子，将三妹卖了过去。”

她紧紧地搂着裴浩然的腰，摇头道：“相公，不关你的事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人各有命，三妹……只是命苦罢了。为了救三妹，你和查尔斯闹翻了，以后西洋的生意可怎么做？”

“没有就不做了。玥儿，自古官仕农商，商人身份最卑微，我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，唯有硬着头皮做到最好。你跟着我，让你受苦了，我很抱歉。”

那一刻，她深深感受到这个男人的自尊受到了打击。

她圈住他的脖子，看着他幽暗深邃的眸：“我不苦，以相公的才华，哪里会输给那些王公子弟？要不，你考虑一下入朝为官吧！”

裴浩然迟疑道：“可是……在南越没有皇商入仕的先例，万一被人认为我们

裴家野心太大……我怕会连累定国公府。”

她莞尔一笑：“我们让出皇商的位子不就好了？你放心吧，即便不做皇商，我也会将裴家的生意做得红红火火，你且安心准备科考，其他的事交给我。”

裴浩然深情地看着她：“玥儿，娶妻当如是。我裴浩然能与你共结连理，当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爱情中的女人都是傻子！如今再见裴浩然和查尔斯，桑玥怎么觉得裴浩然才是害得桑秋远嫁的罪魁祸首呢？

查尔斯的到来比前世提早了五年，他与桑秋交集或许已经开始。滕氏寿辰那天，六姨娘正要供出陷害五姨娘的真凶，王妈妈突然跑进来说：“大夫人，今儿奇了，裴公子带了个金发碧眼的朋友过来，奴婢活了大半辈子，还从未见过那样的人呢！”

当时，六姨娘的神情十分慌乱，而后伏地认罪了。

想必，大夫人早就与六姨娘提起了查尔斯，并威胁六姨娘，如果事情败露敢把她供出去，她就将桑秋嫁给查尔斯。

让桑秋受点伤，六姨娘咬咬牙就忍了，可让年仅十二岁的桑秋嫁给一个四十五岁的洋人为妻，从此天各一方，六姨娘当然受不了。

慕容拓见桑玥看得出神，皱了皱眉，用手指戳了戳桑玥的小粉肩：“臭丫头，你能不能别一见到男人就发呆？”

桑玥扭过头，敛起脑海中的思绪，笑道：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谁长得好看，我就看谁了。”

“色！”慕容拓气得别过脸。

慕容拓害得她被恬郡主恨上了，怎么也得羞辱一下慕容拓才解气！

“慕容拓你不色？方才谁盯着我一个没长开的孩子的那个地方看，只差流口水了？”

果然，慕容拓的呼吸顿时就粗重了起来：“你……我哪儿有？”

“没有你的耳根子怎么红了？”桑玥上前一步。

“你……不知羞耻！口无遮拦！”慕容拓后退一步。

“你都敢看，我为什么不敢说？不知羞的人是你吧！”桑玥再上前，“我看你跟那曲修宜简直半斤八两，要不改天我也送你一对兄妹？”

所谓物极必反，慕容拓气到极点后反而冷静了下来。他突然咬咬牙，不退反进，桑玥冷不丁撞上了他的胸膛。局势逆转，他摊开双臂，眸子里闪过一丝狡黠：“这回可是你主动投怀送抱的，不知羞耻的人到底是谁呢？怎么，见本公子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，就迫不及待要自荐枕席？呵，你仰慕我很久了把！”

桑玥亮晶晶的眸子微眯了一下，慕容拓，功力见长啊！

慕容拓眉梢轻挑，将桑玥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：“啧啧啧，可惜你这副身板，我真的没有丝毫兴趣。”

桑玥眸光扫过甲板上淡淡的影子，附耳过去：“你没吃早饭吗？说话那么小声！有本事你再说一遍！”

慕容拓放大了音量：“本公子说对你没有丝毫兴趣！”

桑玥忽然呵呵笑了起来，对着船舱处喊道：“恬郡主，你听到了吧！慕容公子对我没有兴趣啊！”

慕容拓的笑容僵硬在唇角……

最后，恬郡主非要缠着慕容锦和慕容拓，待船靠岸后，桑玥独自乘坐马车回了定国公府。

她先去看望了九姨娘，恰好五姨娘也在那儿。

自从韩天宇告诉桑玥，孙氏会伺机对付她之后，她就派人盯紧了孙氏的动静。滕氏寿辰那日，孙氏又派人雇了马车，并联络了怡红院的龟奴。下午，莲珠在凉亭附近寻到桑玥，说五姨娘因通奸之罪被大夫人抓了起来，桑玥就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于是留了个心眼，让莲珠去找桑玄夜，好巧不巧，莲珠慌慌张张地撞到了慕容拓。

慕容拓一问之下才了解了事情的始末，立即带着小慕儿找到了九姨娘，当时九姨娘已被关进了一所僻静的院子，就等着晚上所有人都去听戏，然后将她偷偷运出府。慕容拓暗中找到桑玥，商议之后，先安排合适的人替掉了孙氏的马车，紧接着桑玥伪造了裴浩然的笔迹，将韩玲萱骗了出去，并且找了一名绝色男子，焚上裴浩然惯用的兰香，好好地“疼爱”了韩玲萱一番。

九姨娘将计就计，夜晚跑去了普陀寺，这才有了所谓的祈福。当然，桑玥的目的不仅仅是祈福。

“二小姐。”九姨娘掀了被子，要给桑玥行礼。

桑玥行至床边，子归搬了绣凳让桑玥坐下，然后很自觉地退出去，守住了门口。

桑玥按住九姨娘：“这些虚礼就免了吧。见到香凝皇后了吗？”

九姨娘低声道：“我拖住灵慧大师之后，子归潜入了后山，那里有着数十名大周死士把守，子归没能见到皇后，不过总算是知道她在后山的具体位置了，下次我再想法子。”

五姨娘一听，惊诧了：“原来那晚你不是去寻医问药，是去找香凝了！”

九姨娘点点头：“没能亲眼见到皇后，我这心里始终不安。冷瑶派了那么多

死士在那里，也不知道是保护她还是囚禁她。或许，我该给荀大人修书一封，请他多派些人手过来才是。”

桑玥沉吟片刻：“这样会打草惊蛇。”

五姨娘渐渐揪紧了帕子：“你说冷瑶囚禁香凝？怎么可能？她是香凝的亲妹妹，又抚养着恬郡主，怎么会囚禁香凝？”

桑玥觉得九姨娘猜测得不无道理，至少那日她听黑衣人的口气，对香凝皇后没有多少敬意，还一口一个疯子地叫。另一件令她疑惑的事情是，既然香凝皇后是疯子，为何灵慧大师不将实情告诉五姨娘呢？

九姨娘按了按被角，道：“凤兰，你也不能太信任冷瑶了，你瞧她把恬郡主惯成了什么样子。我可是听说她对皇帝严苛得很，如果她真的将恬郡主视若己出，就该像对待皇帝一样严加管教，没的让她整日追着慕容世子跑，名声全给败坏了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五姨娘实在无法相信冷瑶会居心叵测到那般地步，“就算冷瑶还对当年的事耿耿于怀，她大可直接杀了香凝，囚禁她是何居心？”

太后的居心？太后一边色诱摄政王辅佐皇帝，一边防着摄政王过于强大。她的居心自然是希望恬郡主嫁给慕容锦，将这个强有力的眼线插入摄政王府。如果恬郡主真的做了世子妃，以她的性子，根本容不得侧妃或姨娘，那么摄政王想要通过姻亲关系拉拢一些大臣，便没那么容易了。

还有一点，恬郡主嫁过去后，一旦有个三长两短，全都是摄政王府的责任。届时，太后再将恬郡主的身世通报给大周皇帝，他还不率着大周铁骑踏平摄政王府？

当然，这些话桑玥心里想想，并不会对五姨娘言明，讲了只会令五姨娘徒增担忧。桑玥可以确定，太后已经注意到了定国公府，不论她发现的是九姨娘还是五姨娘，一场风波在所难免，只是不知道这场风波会以何种形式、在什么时候降临。

九姨娘叹了口气：“我知道你从前与冷瑶的关系不错，又因她是皇后的妹妹，所以对她很是信任，但……算了，我找我的，你信你的，倒也没什么冲突。”

五姨娘再不多言，心里却并不认同九姨娘的观点。

桑玥道出了心中的疑惑：“娘，太后是因为什么嫉恨香凝皇后呢？”

“这……”五姨娘欲言又止，凝思片刻，道，“你还小，不懂这些，等你长大了我再告诉你。”

九姨娘低下头，似乎忆起了极其气愤的事，脸色十分难看。

桑玥见五姨娘和九姨娘都不愿意说，倒也不再勉强，眼下还不是求证太后和香凝皇后恩怨的时候。桑玥笑了笑：“九姨娘，把子归借给我用用。”

月黑风高，夜色暗沉如墨。

白兰在前面打着灯笼，大夫人带着王妈妈，满肚子火气在后面跟着。她亲手炖了补汤给桑楚沐送去，谁料他看也没看就赏给了下人。他埋头写奏折，她静静地在一旁等了大半个时辰，明眼人早看出来她是想接他去长乐轩，他却两袖一甩，说了句：“我去看看五姨娘，你自己歇着吧，不必等我。”

她心有不甘，厚着脸皮道：“老爷，您已许久没去长乐轩了。”

桑楚沐冷冷地哼了一声：“我去不去长乐轩，你依旧是府里的主母，影响到你的地位了？”

她死死掐住自己的手，委屈道：“老爷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只是心里……很思念老爷罢了。”

桑楚沐讥讽地道：“原来夫人也是有心的吗？”

回忆在暗夜里肆意飘飞，不断折磨着大夫人的心志。她怎么就没心了？她这么多年兢兢业业操持府里的大小事宜，不让他有后顾之忧，他就是这么看她的？不就是陷害桑玥被他发现了么？一个庶出的小贱人，究竟哪里好？知道的认为桑玥是个庶女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他的命根子呢！

走着走着，前面传来了谈话声：

“喂！你听说了没？府里闹鬼了！”

“嘘——真的假的？闹鬼？大晚上讲这个，你也不怕鬼上身？”

大夫人脚步一顿，按住白兰和王妈妈，隐在一棵大树后，这才发现不知不觉中，竟然走到了紫竹轩附近。

两名丫鬟恰好从另一条小路经过，手里端着两盆凌乱的衣衫，瞧穿着，应该是浣洗房的粗使丫鬟。

“我昨晚去如厕，经过这里的时候，看见一道红色的鬼影飘进了紫竹轩，差点没把尿给吓到裤子里。”

“啊？红色的鬼？鬼怎么会是红色的？我只听说过黑白无常。”

“我哪里知道？但他脚不着地，一阵风似的，不是鬼是什么？”

“天啊！那我们以后还是别走这条路了。”

“我听说从前紫竹轩里住过一个戏子，特爱穿红色衣裳，你说会不会是他突然死了，魂魄飞回来了？”

那丫鬟浑身打了个哆嗦：“你别吓我。”

大夫人给王妈妈打了个手势，王妈妈明白，悄然追上了那两名丫鬟。

大夫人问向白兰：“这些谣言传了多久了？你有没有听到？”

白兰提着灯笼的手抖了抖。

一瞧白兰的表情，大夫人就知道自己猜对了，语气沉了几分：“叫你说你就说！”

白兰咬咬牙，道：“就是老夫人寿辰之后，就有人私底下说看见红衣鬼飘进了紫竹轩和……和……”

“和什么？”

“和长乐轩！”

“混账！”一定是有人在造谣生事！要是让她知道是谁在耍幺蛾子，一定将那人挫骨扬灰！既然来了紫竹轩，她倒要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鬼！

大夫人带着白兰推开了紫竹轩的大门，一丝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，里面还夹杂了血腥味，她的心骤然一凛。

“白兰，你闻到什么气味没有？”

白兰点头：“有，紫竹的气味很好闻。”

那就是没闻到了。大夫人按住胸口，难道是她的错觉？

幽静的前院，古朴的厅堂，雅致的卧室……随着她一步一步踏遍紫竹轩的每一个角落，熟悉的香气和血腥味若隐若现、时有时无，她越走越心虚，越来越不敢推开下一扇门。

“大夫人，你怎么了？”白兰瞧着大夫人神色不对，轻声问了句。

大夫人话里带了微不可察的颤音：“没事，回长乐轩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”

“柴房还没看呢。”

大夫人喉头滑动了一下：“不用看了，走吧。”

回到长乐轩时，王妈妈已在房里等候。

“查出来了没？究竟是谁在捣鬼？”大夫人将披风解下，递给白兰，白兰接过挂好，又打了水给大夫人净手，然后倒了杯花茶递过去。

王妈妈躬身道：“奴婢严刑拷打了那两个丫鬟，其中一个一口咬定是亲眼所见，不是听谁谣传的。”

大夫人要去接茶杯的手一颤，茶杯摔落在地，她喝道：“连奉个茶都奉不好！真是废物！滚出去！”

“是！”白兰战战兢兢地应下，用手将瓷片清理干净后退了出去。

大夫人摸了摸流苏上的珠子，目光清冷道：“你把宸枫埋在什么地方？”

王妈妈道：“城西的一片林子里。奴婢买了一口棺材将他放进去，周围钉了

二十颗长钉，您放心，他是绝不可能从棺材里逃出来的。”

大夫人双眸一凛：“我明日先去见了麟思再说。”

翌日，大夫人给滕氏请安之后，就匆匆赶往了芳年华。

花园的凉亭中，桑柔和桑丽正在下棋。实际上，桑丽下得并不怎么好，桑柔的脾气更不怎么好。今日桑柔却一反常态，十分耐心地教导桑丽。桑柔将桑丽刚刚放下的黑子挪了个位置，温婉道：“五妹，你如果下这里，就正好封了我的去路。”

桑丽不禁有些受宠若惊，自从桑莞死后，她顶替桑莞成为与大姐最亲近的妹妹。从前大姐待自己并不十分客气，像今日这般给足笑脸的情况尚属首次。

她点点头：“是，我记住了，下次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。”

桑柔给绿芜勾了勾指头，绿芜从食盒里端出一小碟晶莹剔透的水晶丸子。桑丽看得两眼发光，桑柔笑了笑，将碟子推到她面前：“五妹，尝一个。”

说着，自己也拿了一个放在嘴里咬了起来。

桑丽喜不自胜地拈了一个水晶丸子送入唇中，松松软软，入口即化，还有一抹绿茶的清香：“大姐，这个真好吃，我怎么从来没吃过？”

“这个当然好吃了，它是宫里的厨子做的，在外面有市无价。”

“啊？宫里的东西！”桑丽惊呼出声，不小心将唾沫喷到了桑柔的脸上，她吓得六神无主，“大……大姐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

桑柔掏出帕子擦了擦，半分气恼都无：“你是我妹妹，无论你犯什么错，我都会原谅你的。”

桑柔右脸上现出的笑意令桑丽有些脊背发凉，她硬着头皮，拍了个马屁：“大姐，你真好。”

桑柔眸里噙了一抹意味深长的笑意：“家和万事兴，我做长姊的自然希望和几个妹妹亲密相处。要知道，再过几年，我们都会出嫁，到时候一年能不能见上一回还两说。”

桑丽觉得桑柔讲得有几分别道理，一边嚼着丸子，一边点头，心里却叹道，大姐这么美的人，怎么就成了面瘫？

只剩最后一个水晶丸子时，二人同时去拿，桑丽的手僵在了碟子上方。桑柔看了她一眼，双指捏起，笑着送入她的口中，并问道：“你觉得是我好，还是桑玥好？”

桑丽没想到大姐会问这么直白的问题，所谓拿人手短、吃人嘴软，何况桑玥平日里对她也不怎么亲近。